

走近砖瓦

□陈茂慧

砖瓦还原泥土。
泥土雕刻时光。
泥土记载历史。

三

司空见惯的风景，相似的场景，大同小异的建筑，貌合神离的人生戏台，匆匆的时光脚步，一切皆成过眼云烟。

过眼即成云烟。怎样的遇见才能刻骨铭心？

有哪些遗迹还葆有历史的温度？哪一段历史还在被传奇传唱？

沧海桑田，战乱升平。砖瓦成为建筑师们的通用语言。

我紧紧抓住这中华本源文化的活化石，一路寻来。

走近它们。亲近它们。

20年，我铺开长长短短的光阴，在天地间寻找大大小小的建筑——

一座宝塔、一座古刹、一截断墙、一条砖路、一个砖雕的墓室、一架桥、一片屋宇……

遥远。切近。时远时近。

侧耳聆听，砖瓦的神曲是悠远的，缥缈的，魅惑的。幸运的人均能聆听到绝音。

四

固守，静观。庭前花开花谢，风聚风散。

泥土自有泥土的沉寂和沧桑。

今天，我与砖瓦再次相遇。

我所遇见的，是一块烧结砖。它以空心、多孔或普通的姿势静卧。

它匍匐、委婉、简洁、繁复、稚拙、成熟、细腻、粗犷、坦荡，它包罗万象，既是简单的“一”，亦是复杂的“九”。

今天，砖瓦的命运被工业时代的机械所主宰。

石头、粘土、淤泥、煤矸石、页岩，它们怀揣大地的温暖，在滚滚红尘中奔赴窑砖、厂房，被粉碎、被筛分、被挤压。

成型的过程要用虔诚的仪式去迎接，同时被赋予神圣的意义。

方形、圆形、条形、菱形、三角形、鱼鳞形……有多少种思想就有多少种形状。

不同的砖瓦走在不同命运的路上。

它们依旧沉默。

它们用质朴、柔媚、神秘、庄重，复活着、呈现着、装饰着、品读着生命，也完成着神圣的使命。

我与它们的靠近，像极了我与你的重逢，20年后，在陌生的异地，我们握手，互致问候，表面波澜不惊，潜流在体内忍不住动荡、轻漾。

五

今天，青砖似乎已不愿再穿布衣，而愿穿红裙。

我所见的建筑，更多是灰瓦红墙，时尚的气息充溢世间。

它们依然温良敦厚，依旧谦逊豁达。

砖与砖的亲昵，瓦与瓦的牵手，仿佛你和我的靠近。

一块砖与一片瓦，在新的时序里娓娓写就新的传奇。

我举手，轻描砖瓦之上的纹路。

它们汇聚了云的纹路、风的纹路、水的纹路、太阳的纹路，我的手指触及到哪一种，便拥有了它的能量。

我在描摩、启动、激发、复活……

纹路隐藏着谁前世的秘密？

我无意于打捞、探寻，它们的呼吸和沉静的旋律是一缕缕波光，不绝如缕地照进我的现实。

我轻轻、轻轻地走在砖石铺就的路上，它的幽径多么神秘、温暖、浪漫。

在这样的路上，我愿走成一个人的地老天荒。

六

走近——

走近一段城墙，走近一个已流传千年的故事，就是走向砖瓦的历史。就是走近一所建筑，带砖瓦的建筑。

没有哪一株植物愿意停下自己的步履而驻守一所建筑物。光阴中的聚散都不能尽欢。

走近砖瓦，就是走向一片屋宇。有你的屋宇——

我们的田园，依旧是灰瓦青砖，房前流水潺潺，鸡鸭欢鸣，牛羊成群。屋后绿树成荫，竹林苍翠，山歌嘹亮。

我谱传奇。

走近砖瓦，走向你。渴望心手相牵。

我将自己的诗行在这个夏天枝条般垂下，它丰茂葱茏，绿荫如盖。在砖瓦铺就的屋宇前轻轻地摇晃，寻找你隐身的地方。

也许，倾尽一生，我并不能抵达。

我只站在，在远处的山冈上遥望：一砖一瓦，一人一窗，一生一世。

(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二十四届高研班学员)



马约石
庚午夏

穿过一个个朝代，越过一片片江山，历经千万次轮回，沐浴着湿了干、干了湿的月光。

——砖瓦，穿着青灰色的衣饰，从上古款款走来，典雅大方。

最早的瓦与陶结伴，与新石器同行。而砖，透过风雨，通过泥土传递温暖。

砖与瓦是同窑出生的亲兄弟。

有时，它们出现在同一个地方，同一座建筑里，手牵手，肩并肩，共同抵抗风霜雨雪。

而有时，它们各自为阵——

瓦，站在高处。飞檐斗角，或灵动潇洒，或沉稳安静，或素雅恬淡，在流淌的光阴里沉潜，写爱恨，谱传奇。

砖，似乎有着更为广阔的天地。它不事张扬，只脚踏实地，以稳健的步伐，一寸一寸地加高堤坝，垒叠城墙，却总高不过人心。

青铜器，暗哑的光芒在时空中若天际星辰，随月光时隐时现；

青铜镜，映照着谁的倩影和沧桑？草木荣枯，星月变幻，是谁在轻唱深闺幽怨？

瓦当，是谁以刀为笔，在它身上刻下心中最美好的愿望？

那一段诗行记载着谁的春秋？谁的战国？

是城池？是庙宇，还是槛层轩榭？

图腾。从一个部落到另一个部落，从一个洞穴到达另一个洞穴，从一片瓦到一块砖。

从泥土到泥土。

砖瓦，抵抗侵蚀，寻觅温暖，庇护生命。

朝代更迭、兴衰。江山易改。史籍陈旧。

即使断瓦残砖沉默，普世演绎着的神奇传说，却一段一段地将历史真相还原。

二

“秦砖汉瓦千古藏，清风明月万斛浆”。

那是“车同轨，书同文，行同伦”的时代，是大秦一统天下，六国争相朝拜的时代。

砖瓦，在历史的记忆里站成了永远的丰碑——

空前绝后的阿房宫，却被楚霸王的一把大火焚毁，是谁之功谁之过？

永远不倒的万里长城，由多少人的眼泪筑就？孟姜女，神话了多少心酸断肠事？

辉煌的始皇陵寝，历经千年，如今，长安安在哉？

历史的烟尘、眼泪、爱恨、水火、冰雪，都埋入泥土。

汉武帝的益延寿观，多少祈福多少渴盼，仙人何时到来？

汉高祖的长乐宫，真的此乐何极也？

那一块砖，那一片瓦都承载着风雨时光的打磨。

砖瓦上的线条、纹理、图腾、文字、雕刻，甚至它们的神韵，都饱含着天地之精华，思想之曼妙。

我愿淌着时间的流水，溯回历史深处——

去唐高祖的殿堂“站花砖”，莲花纹铺地方砖，一朵莲花伸出了历史的幽暗。在它的大气和华美的氤氲里，我也步入仕途。

大明宫的恢弘壮丽，晕眩了我的目光。

我必力挽狂澜，岂容它的丽容消逝于五代十国。

我既是一介书生。我必去那重文轻武的宋代。到《清明上河图》中去游历，步步踏着砖的余温，越过高大的城墙，在众多的桥梁间流连，给今世的人们留下不朽的诗作与华丽的画卷。

当然，如果我是汉武帝要迎接的那位仙人，我一定还要抱着一块金砖，漂过明清的河流，来到喧嚣的新时代，看一看今天的城廓和乡村的模样。

到鲁迅文学院高研班学习，是梦中之梦——从来都不敢做的梦。

不是自卑，而是准备不足。所以，我只能潜心学习耕耘，小步慢跑，逐渐靠近。2012年，我参加了鲁迅文学院西南班的学习，虽然只有15天，但醍醐灌顶的点拨给我带来了观念上的颠覆，促使我大胆地扒开了鲁迅文学院高研班大门的一丝缝隙。没想到，年过五旬了，居然遂我所愿，走进了鲁迅文学院的大门。

法国作家巴尔扎克曾说“苦难对于天才来说是垫脚石，对于强者是一笔财富，对于弱者是万丈深渊”，我深信不疑。

我的童年是从那个动乱年代熬过来的。1975年小学毕业后，由于受“家庭出身”的影响，我没能被推荐上初中，13岁便辍学务农，靠放牛、割草、种地挣工分糊口。稍大一点，我走进小煤矿转运煤炭，3公里的山路，挑100斤只有一毛九分钱的运费。14岁的我一天下来最多能挣两元多，刨去生活费，一星期能剩10元钱拿回家给弟弟买米。每当把钱交到父母手中，看到父母的笑容，是我一个星期里最快乐的时候，就连不懂事的小弟，也会给我盛饭夹菜，我的人生中第一次有了成就感。我浑然不知这种过早过重的负重对我身体的摧残有多大，依然一如既往地当我的搬运工，为了一星期一次的快乐。

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1977年小学升初中需要考试，已经辍学两年的我失去了上学资格。我请人代写申请，找到了公社的远房兄长，苦苦哀求，最终被放在了一个既招小学生也招初中生的学校去上学。初中期间，我遇到的两位语文老师，对我的文学梦起到了启蒙作用。我的作文总是作为全班甚至全校的范文，被抄到学校的墙报上，同学们投来羡慕的眼光，着实让我受用。那时的我并不知道文学创作是什么，只是默默地喜欢。

考上高中后，因为家庭依然贫困，无法承担一个星期6元钱的生活费，再也不能供我上学了。不管我怎么哭闹，都无济于事，只好复读一年初中考中专。谁知一年后，县教育局下文件，不让头一年考上高中再复读初中的

我的蹉跎文学梦

□张天国

今中外的各种名著，任我如饥似渴地享受。从那时开始，我真正做起了自己的文学梦。

为了强迫自学，我用小刀在手腕上刻了一个“忍”字，涂上墨水，一抬手就能看见。阅读成了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下班看书，起床看书，熄灯号吹响后躲在厕所或洗漱间的灯光下看书，酷暑寒冬从未放弃。为了看书，我心甘情愿去当小工，给老兵搬砖、供砂浆。我体力好，干活卖力，一鼓作气把砖和砂浆供应到位，利用备料间隙，把书从裤兜里拿出来坐在砖头上继续阅读。

1984年转工后，我和大多数战友都沉浸在“铁饭碗”的欢悦之中。但在短暂的手足舞蹈之后，陪伴我的依然是水泥、砂浆、碎石、钢轨和总也不离身的书。在工友们此起彼伏的鼾声中，我独自坐在砖头摞起的凳子上趴在床边读名著、做笔记。上班哨声一响，我把书塞进裤兜里，扛上铁锹、推上砂浆车就上工地，一路走一路唱，煞是开心。

苦难如一炉烈火，锻造着我的意志，也如一笔人生财富，在默默地积累。我深深体会到，只有经历了痛苦的煎熬，心智才能真正地走向成熟。1989年初，我突然被破格提拔为工程段的团委书记。那种心情就像范进中举，需要老丈人一个耳光才能清醒过来。从此，我的人生开始柳暗花明，手上茧花逐渐凋零，纸行文开始行云流水。尽管工作环境和性质发生了变化，但我的文学梦想依然云绕不散，愈加强烈。

转眼到了1992年，因为企业改革撤销工程段，我失去了团委书记的岗位，又回到了生活的原点，在南昆铁路白石山隧道口的施工队当负责生产碎石的工班长，尽管这个意外令我始料未及，但过去的经历教会了我如何面对挫折，我很快就调整了心态。蜕化的茧花再次盛开，但这双手依然在忙里偷闲中翻动

着中外名著。隐隐之中我感到，我的梦想不会太遥远了，惟一要做的就是坚持和等待。半年后，我被调往另一施工队担任计划统计员，有了更多的业余时间，随我天南海北流浪的那些书籍，又回到了我的手中。一晃又是两年，1995年8月，领导通知我到北京《中国铁道建筑报》(原《铁道兵报》)报社社论学习，没想到却遭到了妻子的强烈反对，理由是统计员这个职业很吃香，逢年过节包工头会送上二斤猪肉打牙祭。虽然过惯了穷日子，但我毫不犹豫地舍弃了二斤猪肉的诱惑。

来到报社，我的眼界豁然开朗了。那种选稿、改稿、校稿、评稿的过程和散发着阵阵油墨香味的氛围，令我兴奋不已。我吃住在办公室，白天协助编辑工作，晚上像“疯子”一般奋笔疾书。通过编辑们的传帮带和自身多年的储备，在一个半月里，我写出的29篇新闻、文稿被全部采用，其中3篇在年底被评为优秀稿件。15年的苦苦追求、15年的痴心不改、15年的坎坷曲折、15年的熬更守夜，终于出现了井喷。第二年春天，已经34岁的我，如愿被调往公司宣传部，做了一名专职新闻干事，我知道，我接进了文学梦的边缘。

时光荏苒，白驹过隙，转眼又一个15年过去了。我随着铁路的延伸走遍祖国大江南北，采访了无数风餐露宿的铁道建筑人，以报告文学的形式报道了大量抛家舍业的先进典型。我自己也因为新闻成就和文学收获先后担任了企业的宣传部长、政研会秘书长、集团办公室主任，每一次变化，无不与围绕企业发展撰写的时代报告密切相关。在文学与工作的结合中，我找到了价值体现的契合点。

2014年9月，重庆作协推荐我到鲁迅文学院高研班学习。因为鲁院规定，学员年龄限制在45岁，个别优秀者可放宽到50岁。已经52岁的我，显然被挡在了门外。在重庆作协的力荐之下，我终于追上了这趟人生之中的末班车。

文学让我的人生灿烂。我要欢呼：苦难万岁！理想万岁！坚持万岁！

(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三届高研班学员)

很长一段时间，我只知道浏阳曾有八大书院，浓郁的文化气味曾四处飘来飘去。我不知道，就在这片土地上，几百年来还默默生存着一群孔子的后世子孙，还矗立着一座与山东曲阜遥相呼应的孔氏家庙。

忽然有一天，当地文物部门的友人告诉我，浏阳有座孔氏家庙，提议我去看一看。我知道，倘若文庙书院，应是遍布天下，可孔氏家庙意味深远。从此，孔氏家庙便成了我心底隐隐的期待。

前不久，我由官渡去达浒，便特意去找孔氏家庙。彼时盛夏，田野上一片葱郁。突然，我看到，就在路旁不远处，有一片繁茂的树木，其间隐约立有一幢重檐古典式建筑，还有红色的墙。我惊呼起来，同车的老文物管理所所长告诉我，那就是孔氏家庙。缘分呀，我赶紧下车，冲进了酷热的阳光里。

之后，我站在了一块围有竹篱笆的菜地前，侧边还有一口小池塘，再过去，便是老所长所说的破败的大成殿。说它破败真是不过分：约面阔五间，门窗已荡然无存，一眼便看到大殿的青砖后墙，还有殿里立着的几排大圆木柱。我再走近，一种凄凉的气息迎面扑来，苍青的重檐屋顶已然摇摇欲坠，左边屋顶塌了个大洞，大殿地面凹凸不平，落满了破碎的青瓦，杂乱地卧着些长长的木头，还有一丛丛青青的杂草。当我站在大殿里，历史烟尘中陈腐的、荒芜的气息便悄然袭来，还有似有似无的窸窣窣的声音。我摸了摸干瘪百孔的木柱，一抬头便看到那残破的、蓝晃晃的天，一束束斑驳的阳光投在青砖墙上。